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配音生涯 轅秀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496-0444-4

I 我—轅—Ⅱ 援苏—轅—Ⅲ 援苏秀—回忆录
IV 云—轅—Ⅳ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 000000 号

我的配音生涯

作者 轅秀
特别策划 轅中国配音网
责任编辑 轅陈飞雪 轅陈润华
封面装帧 轅周夏萍

出版发行 轅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200000 号
(邮政编码 200000)

照排 轅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经销 轅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轅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版次 轅2014年 8月第 1版
印次 轅2014年 8月第 1次印刷
开本 轅787mm×1092mm 1/16
字数 轅150千字
插图 轅1幅(附赠 悦阅一张)
印张 轅10
印数 轅1—10000

陈飞雪 陈润华 周夏萍 郑源
定价 轅15.00元

（目录）



- 员瑶往事趣谈
- 003 第一次领奖
- 009 为“四人帮”唱堂会
- 011 内参片正式开工
- 013 气死“日活”
- 014 酷暑、桃子、十七号片
- 018 第二次领奖
- 020 别开生面的“政治学习”
- 022 关于《雾之旗》的回忆
- 025 我为褒曼配音
- 028 演员组二三趣事
- 032 录音棚中的“鬼打墙”
- 034 恍恍惚惚的一群人
- 037 李梓配男孩的风波
- 040 为《少林寺》和《少林小子》配音
- 045 两只可爱的小松鼠
- 047 电视译制片专业座谈会
- 049 轰动一时的《姿三四郎》

摇

上视译制部创业伊始	054
《血的锁链》与“黄埔一期”	059
我的每一片新天地	067
我的每一次“人生”	070
我们最忠心的影迷	083
圆瑶译导札记	
译制导演究竟做些什么	089
我对译制片的几点看法	106
细节的真实	111
台词,有千变万化的读法	114
话筒前的心理学	118
塑造角色最多的演员	121
从艾司黛拉到哈维夏姆小姐	125
叛逆玛季德	131
该怎样看待《砂器》的男主人公	134
野心家高须相子	138
约安娜,灵与肉的冲突	140
苏联的新浪潮影片	142
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以及《罗马 ——不设防的城市》的幕后戏	148
全新样式的反法西斯影片	150
看了译制片才全懂了	154
人的高贵与尊严	157
非同一般的人物关系	161
震撼心灵的《苦海余生》	163

(目录)



摇

（目录）



- 168 白云、苍狗，倏忽万变
- 171 “远山”在呼唤什么？
- 177 一个婴儿的独白
- 182 令我倾心的《沙鸥》
- 185 作家电影《广岛之恋》
- 188 《红莓》为囚犯立传
- 190 精致的《格洛丽亚》
- 摇
- 猿猴我的前辈，我的伙伴
- 195 陈叙一——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
- 205 我的考官卫禹平
- 208 故事片的前辈们
- 210 邱岳峰——我们配音演员的骄傲
- 220 姚念贻与张同凝
- 222 毕克——装龙像龙，装虎像虎
- 228 胡庆汉、杨文元和我
- 233 “知识分子”富润生
- 235 戏说于鼎——“一将成名万骨枯”
- 240 李梓——我们的当家花旦
- 243 尚华——兢兢业业地对待每一个角色
- 248 赵慎之——她说我“盗名窃誉”
- 252 传奇人物潘我源
- 254 刘广宁——观众心中的公主
- 260 六十年代进厂的一班人
- 263 配音王子董自荣
- 268 我的忘年交施融

	曹雷——人活一辈子,她活两辈子	274
	七八十年代进厂的一班人	278
	注重学习的孙渝烽	287
	沈晓谦——一样的才华横溢,一样的痴迷	283
	我的“女儿”和从配音圈走出的二林	286
	翻译和录音师,我的合作伙伴	297
	狄菲菲——天生丽质难自弃	298
	我的安慰与自豪	300
摇		摇
	源瑶尾声	
	我的仲夏夜之梦	305
	老尚,你安心地走吧!	314
	他们为什么要重配?	317
	你好!苏秀老师轶事自荣	319
摇		摇
	后记	323
摇		摇
	苏秀作品年表	335

(目录)





我的配音生涯

涯

001

(再版序)

wo de pei yin sheng ya

再版序

曹摇雷

摇摇前年冬,关于译制厂的一场风波,在电视里、报刊上、网上,传得沸沸扬扬,意外的是,它却打开了封闭多年的记忆闸门,勾起了人们对译制片黄金岁月的怀念。原来,对现在的中年人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译制片,是他们青年时代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他们正是通过译制片这个窗口第一次探视到了外面的世界;而现在的青年一代,也是从小就熟悉了译制片里的那些声音,那些美好的声音会引起他们对往日的种种回忆。于是,从去年开始,老译制片,又重新成了很多人关注的焦点,译制片的老演员,又重新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很多老演员惊奇地发现:原来自己仍有那么多的“粉丝”!

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机遇,很多热心的观众成立了配音网站,还把苏秀在十多年前出版的《银幕后的岁月》翻找出来,一篇篇地重新刊登在网页上。大家的热情,重又引发了苏秀的译制片情结,她又拿起笔来,改写和增补了许多篇目,作成了今天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新版的《我的配音生涯》。

从第一版面世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岁月沧桑,世事变迁,许多老朋友故去了,许多老同事离开了,现在的译制片与过去的也很不一样了。但是这本书,保存了对过去的真实的记忆,让人们知道,

毕竟 ,有那么个年月 ,电影 ,在人们的生活中占了那么重的地位 ;毕竟 ,在那个年月里 ,有那么一批人 ,精工细作 ,把译制外国电影当作艺术品的创作 ,奉献给观众。我想 ,即使对今天的读者和观众来说 ,它也是有价值的。

愿苏秀人长寿 ,笔长健。

二〇〇五年六月十八日



原版序

曹摇雷

摇摇我早在想:我国的电影译制事业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译制片受到了全国那么多观众关心,并有了一批成熟的为观众所喜爱、崇拜的译制导演、演员,真该有本书来好好介绍介绍。让人高兴的是,现在这部书稿已完成,就放在我的书桌上。作者的名字是大家早已从银幕上、荧屏上熟知的——苏秀。

由苏秀来撰写这本书,无疑是最合适的。五十年代初,她就开始为外国电影配音,称得上是我们开创译制业的元老之一,与许多现在已故世的和退休的老导演、老演员、老翻译都有过密切的合作和交往,心中有一部翻译片的历史,而她,又是至今仍活跃在译坛上的少数老将之一,与最年轻的一辈也保持经常的接触。她还不停地辗转于译制厂、电视台、音像资料馆的录音棚中,不断有她译导或配音的作品问世。她既有真才实学,又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无论导演、配音演员或翻译,都乐于跟她合作。

苏秀又是译制圈内出名的会动笔的女秀才,生活中,她善于观察、思考、积累,也善于用文字把她看到的、想到的点点滴滴写下来。这些年,她的文字见诸于报刊的竟有百余篇之多。读她的文字,就像听她讲故事那样,娓娓道来、朴素流畅、有声有色。书中各种各样鲜为人知

又十分有价值的真实小故事 ,就像一颗颗记忆的珍珠 ,用译制事业这根串珠的金线把它们串联了起来 ,就成了一条宝贵的珍珠项链了。用它来形容这本书 ,我想并不过分。

为这样的一本书作序 ,最合适的人选应该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的老厂长陈叙一先生 ,他可以说是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先驱 ,也是上译厂的核心。他身兼翻译、导演、厂长几职 ,既是专家 ,又是领导 ,并与苏秀共事达四十年之久。应该说他是最有发言权 ,他的话也是最具有权威性的。可惜的是 ,两年前他因肺癌 ,过早地离我们而去了。当时 ,苏秀虽已开始着手撰写这本书 ,却未能及时请老陈写下序言。每每谈及 ,苏秀总要扼腕叹息 ;于本书的出版 ,也是一个损失。所以我的这篇序言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只能算是一篇遗憾的代序。

我与苏秀也先后合作了二十多年。但无论从年龄上还是在工作上 ,她都是我的前辈 ,是我的老师。我参加配音的第一部外国电影 ,就与她配姊妹俩 ,虽然在影片里妹妹把这姐姐杀了 ,但在银幕下 ,我与她就此成了很投契的朋友 ;一九八二年我由上影转到上译厂 ,也是在她任译导的日本影片《我两岁》中配了第一个主要角色 ,于是又开始了创作上很相契的合作。如果说 ,我今天在配音和译制导演方面有一些特色 ,自忖是受了苏秀相当的影响的。

在此 ,我祝愿苏秀宝刀不老 ,艺术之树常青 !我想 ,这也会是观众和读者的共同愿望。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八日



自序 :你们的喜爱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回报

摇摇一九八四年我退休离厂 ,随即在上海电视台译制部又工作了差不多十年。九五年我老伴做心脏手术以后 ,我就基本不再工作了。后来我们迁居杭州女儿家 ,就彻底淡出了配音圈子。

那时 ,偶尔看一部译制片 ,总是质量很差。与朋友相聚 ,难得谈起译制片来 ,也常常是不如人意。可是 ,这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又何必“皇上不急 ,急死太监”。所以当 I 听到朱军在《艺术人生》中 ,当着童自荣的面 ,不客气地说 :“反正我现在是不看译制片的。”我也觉得“理当如此”。

二〇〇三年 ,在离开配音圈多年之后 ,我看到中国电视报谈到《虎口脱险》时说 :“感谢上海电影译制厂 ,感谢配音演员 ,感谢八十年代。”我真的被触动了。我完全没想到 ,在二十多年以后 ,居然还有人以这样热情的语气谈到我们。

再以后 ,陆陆续续有更多的报刊、杂志以及电视、广播谈到了我们 ,采访了我们。知道了 ,时至今日 ,仍有那么多观众怀念着我们 ,爱着我们 ,把我们当年的作品一遍遍地拿出来看 ,一遍遍地拿出来听。他们说 :“从来不需要想起 ,永远也没有忘记。”看到此 ,我不禁热泪盈眶了。

观众孙洁说 :“并未走远的八十年代 ,那些美好的声音回旋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响彻我们的灵魂。那时候 ,神秘的上海电影译制厂

是一个存放我们无穷想象和美丽期许的港湾 ,因为那里有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

我还在中国配音网上看到网友为邱岳峰和毕克建立的“墓碑”和“纪念馆”。有的网友在上面写道：“很多明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失去了光华。可是他们的光辉却渐渐被后人发现 ,这就是他们的魅力。”

还有一位叫“塞上春风”的网友 ,给我写了一首藏头诗：

苏醒寒冬惟春意，
秀美乾坤可叹时，
大气堪把山河画，
师法天然能自知。
风华不任沧桑改，
采撷群芳趁露湿，
依稀仍忆韶光曲，
旧日琴箏意迟迟。

我看了 ,首先感到非常愧对这位网友 ,不是媒体和网上对译制片的怀念和赞誉 ,我早已淡出这个圈子 ,不再关心这一切了。我总说是观众朋友们又把我从坟墓里挖了出来。尽管我对将来信心不足 ,对现状又深感无能为力 ,我还是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厚爱。因为 ,译制片到底是我们为之耗尽了一生心血和精力的事业。

观众史航曾在中央台《记忆》的节目中说：“上译那帮人 ,也买大白菜 ,骑脚踏车 ,打月票上下班 ,开小组会 ,读报纸 ,他们活得跟每个中国人一样 ,为什么他们能进入《简·爱》的空间、《战争与和平》的空间、《悲惨世界》的空间？他们读过小说 ,其实大家都读过。那帮人脚跟站在中国土地上 ,但另外又过着属于云上的日子。”这样的夸奖 ,真叫人受宠若惊。

去年夏天 ,施融回沪时 ,配音网为他召开了一个“施融见面会” ,同时也是“配音艺术家与网友联欢会”。我和富润生、曹雷、童自荣、狄菲菲等人都参加了。沈晓谦专程从哈尔滨赶来了。尚华因当天早上心脏病发作未能来和大家见面。小狄因工作繁忙只和大家一块吃了一顿饭 ,拍了两张照 ,也未能和大多数人见面。许多网友不远千里



汇聚到上海,有的来自河南,有的来自江西,还有的来自深圳……一些不能亲自到会,只能通过手机与现场联系的朋友更是遍布全国各地——沈阳、大连、海南岛、天津、北京……还有远在法国和英国的。他们既是我们的影迷,也是我们的知音,更是我们事业的坚定的支持者。尽管他们知道,目前的译制事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但仍然表示要把译制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永远爱护它,为它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哪怕剩一个人也不放弃。

有的朋友为施融搜集了他所有配主角的电影海报;有的朋友特地从海南岛赶来参加童自荣的朗诵会;有的朋友因为尚华去年冬天做了心脏手术,今年春节特地约好了从天南地北一块来到上海,其中一位叫刘毅的朋友,从伦敦回国探亲,也专程从青岛赶来,只为看尚华手术后是否恢复了健康。他们利用周六、周日两天假期来到上海,只来得及跟尚华以及我们几个老演员吃一顿饭,就匆匆赶回去了。

网友们知道我和刘广宁有联系,寄了许多怀念她、赞美她的文章,要我转交。文章的总标题,就叫“献给我们的公主”。

他们不仅怀念邱岳峰、毕克、李梓、刘广宁,也没有忘记配戏不多的周瀚、戴学庐等人。他们不仅对《简·爱》、《尼罗河上的惨案》、《虎口脱险》等影片珍爱有加,即使对《天鹅湖》这样一部小小的动画片,也那么念念不忘。他们说:“看了童自荣、刘广宁配的《天鹅湖》,才知道王子和公主的声音是什么样的。”还有的说:“那两个小松鼠,简直可爱得没法形容。”

网友“怀念上译”写的有关我厂为《少林寺》配音的文章,是那样细致入微,几乎把每个配音演员都谈到了,从杨文元的方丈、于鼎的僧值、盖文元的师傅、童自荣的觉远直到没有几句话的众武僧。连哪个小和尚是施融配音的,哪个是杨成纯配音的……她都分辨得一清二楚。她还说到我们为打斗配的喊声,从单人练武,二人对打,到群殴场面,都有不同的层次,而且那么逼真。她说:“我真怀疑,他们这些人是不是平时就是经常在街上打群架的。”我在电话中跟她说:“我们当年一点一滴的努力,你都体会到了。我们当年喊哑了嗓子,真没有白喊。”



摇晃年代初上译厂演员组合影

后排左起 杨成纯、严崇德、乔榛、富润生、杨文元、尚华、程玉珠、陆英华、毕克
中排左起 盖文元、于鼎、周瀚、丁建华、苏秀、伍经纬、童自荣、胡庆汉、孙渝烽
前排左起 戴学庐、程晓桦、刘广宁、孙丽华、李梓、赵慎之、曹雷、王建新、杨晓

由于越来越多的观众想看我们当年配音的老片,引发了一场淘碟的热潮,反过来又促使碟片商人出了更多的老片。很多碟片还特别标明了“上译经典”。甚至过去从来没有上演过的内片,也以碟片的形式跟大家见面了。成都的一位观众朋友把自己拥有的六十几张影碟称做他的“无价之宝”。一些留学生和长期在海外定居的华侨,也都会在离开祖国时带上一大批碟片,以便到国外和朋友交换着看。所以我认为,近年译制片走向低谷,和大多数人提高了英语水平是毫无关系的。

观众喜爱我们的作品,就是对我们最丰厚的回报。那是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任何奖项也代替不了的。我们曾经的辛苦,曾经的委屈,都不值一提了。



我的配音生涯

涯

003

(自序)

wo de pei yin sheng ya

蔡雯
2024年5月

1
(往事趣谈)





第一次领奖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对我来说,恰似一切都沐浴在春风之中,周遭一片葱茏。我们一行六人——领队柯刚、翻译陈涓(苏联片《列宁在一九一八》、《伟大的公民》、《乡村女教师》、《第四十一》等片的翻译)、导演寇加弼(也是以上影片的译制导演)、演员姚念贻、胡庆汉和我——喜滋滋地登上了去北京的特快列车,去参加文化部为表彰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五年的优秀电影工作者而召开的授奖大会,同时也作为当然的代表,参加中国电影家协会的成立大会。除了柯刚(她是我们当年的厂长),我们都是被评选出来的优秀电影工作者。那时我和胡庆汉刚满三十岁,姚念贻稍大一点,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才踏入电影界的年轻一代,能有这样的荣幸去参加如此隆重的大会,真有说不出的喜悦。一九五七年的春天,那也是我们生命中的春天。

赵丹教我玩扑克

在去北京的卧铺车厢里,姚念贻和我恰巧跟赵丹睡对面铺。赵丹带了一副扑克牌,可凑不齐四个人,他跟我说:“小丫头子,你来和我打对家吧。”可我那时从来没玩过扑克,一点儿也不会。他说:“没关系,我来教你,一学就会了。”他一面明着教我,一面暗中挤眉弄眼地用眼色指挥我出牌。不料被在一边认真观战的姚念贻发现了,她大叫起来:

“哈，他们作弊，我看见赵丹向苏秀眨眼睛了。”她这一喊，我们的“阴谋”败露，几个人一齐开怀大笑起来。

赵丹是名扬海内外的大演员，解放前就已经是大明星了，可他没有架子，一点儿也不像个大演员，倒像个最最普通的调皮而亲切的大哥哥。

在北京期间，我们从旅馆坐大巴去开会，那时赵丹的妻子黄宗英刚怀头一个孩子。他们一上车，赵丹就喊：“快让个座，孕妇上来了。”引起大家一阵哄笑，弄得黄宗英非常尴尬，骂他“十三点”，可他愿意逗大家开心。

还记得“四人帮”刚倒台不久，我和邱岳峰、赵慎之在我们演员休息室教乔榛、刘广宁、程晓桦等人跳交谊舞。赵丹来了，他穿了一件对襟的中式棉袄，一双中式家做的棉鞋，就这身打扮，也立刻兴致勃勃地跟我们一起跳了起来。

如今，距一九五七年已经四十多年了。赵丹和姚念贻早已离开了人世，我已记不得那次在火车里一块玩牌的其他人，但赵丹那神采飞扬的样子和我们大家一齐开怀大笑的声音，依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那时，我们是多么年轻，又是多么无忧无虑啊！

生活的顶峰

在北京开会期间，下榻的旅馆叫什么名字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但那是我们第一次住进房间里铺着地毯摆着沙发、卫生间二十四小时有热水供应的高级宾馆。

一天晚上，熄灯很久了，我们都还没有睡着。姚念贻忽然跟我说：“你不觉得吗？这恐怕是我们生活中的顶峰了。”当时我很奇怪她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照我想，我们的生活、事业才刚刚开始，今后只要努力工作，前途正未可限量呢。可我没说出来。然而，事实却不幸被她言中了。

她于一九五八年因医疗事故死于难产，她的预言是不折不扣地在她自己身上应验了。至于我，在那以后的二十年中也由于不停地参加各种